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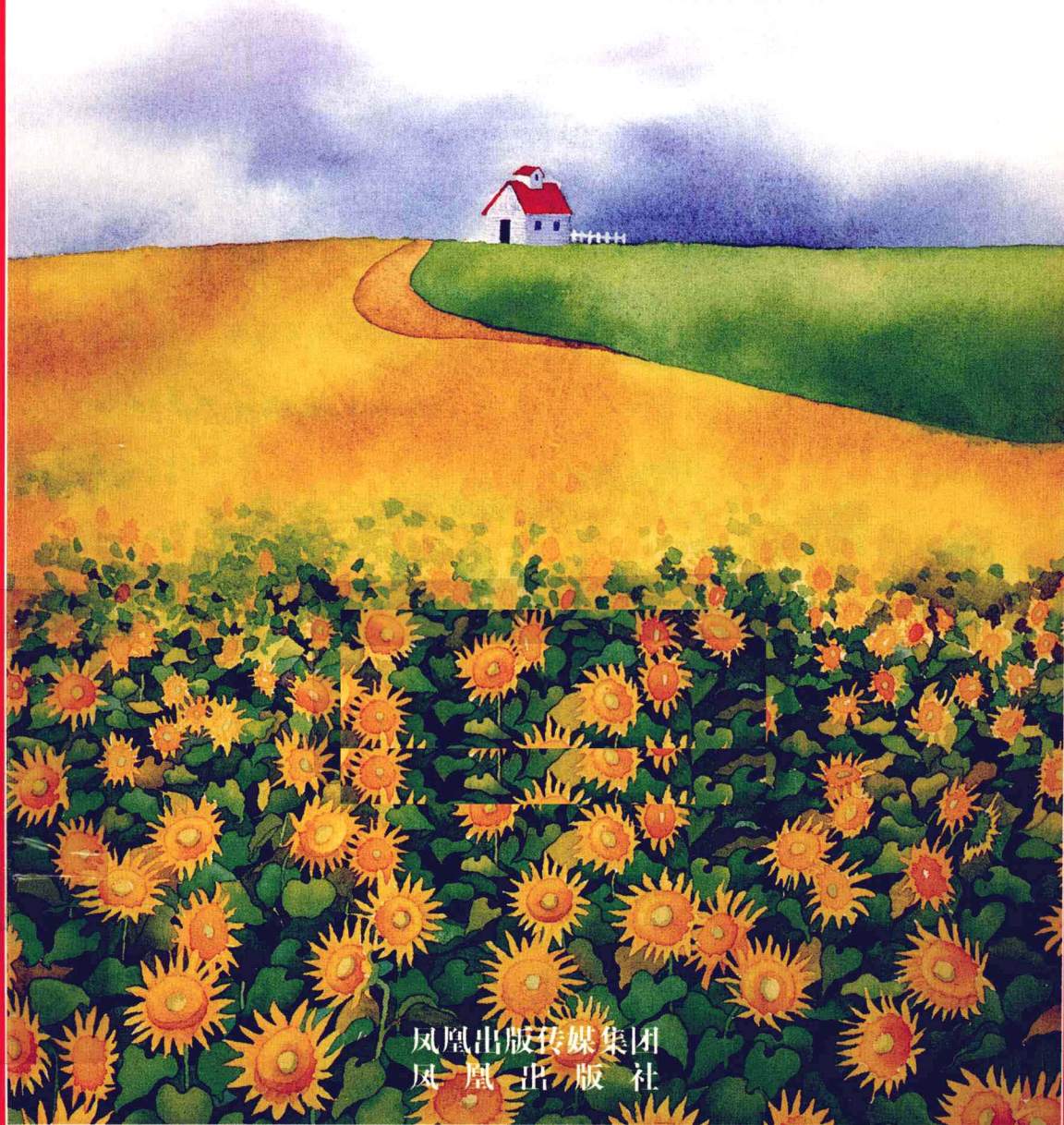
格言
MOTTO

太阳
太小说

奔放文字，自在阅读

她的城


格言杂志社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格言
MOTTO
她的城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阳小说. 2 / 格言杂志社编著. —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5506-0245-8

I. ①太… II. ①格… III. ①汉语—语言读物 IV. ①H19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30989号

书 名 太阳小说2

- 编 著** 格言杂志社
版式设计 张津楠 李玥
封面图片 达志影像
责任编辑 张叶青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 北京凤凰天下网 <http://www.bookfh.cn>
印 刷 北京泽宇印刷有限公司(北京市怀柔区庙城镇王史山村)
开 本 700×1000mm 1/16
印 张 8
字 数 185千字
版 次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2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0245-8
定 价 15元
-

(凡印装错误, 可向发行部调换, 联系电话: 010-58572106)

目·录

她的城 | CONTENTS

北海道，夏花绚

- | | | |
|----|-------------|-----|
| 06 | 六月盛世，八月流火 | 野望 |
| 13 | 一梦三四年 | 郭敬明 |
| 14 | 绝恋 | 紫蝶 |
| 15 | 谁攻下了你心里的城 | 佚名 |
| 18 | 铭记 | 吴思奇 |
| 22 | 谁为青春写下美丽的词句 | |
| 24 | 酷乐女生PK秘奥 | 胡西东 |
| 27 | 砒霜放在葡萄上 | 洁尘 |
| 28 | 恋爱流行小帮派 | |
| 31 | 去不了的地方叫远方 | 楼下楼 |
| 34 | 她喜爱 | 雪小禅 |

墨尔本，晴

- | | | |
|----|-------------------|---------------|
| 37 | 秘密的味道是苹果的味道 | 麦子 |
| 44 | 一说爱，就俗了 | |
| 46 | 兄弟，要台灯吗？ | 佚名 |
| 50 | 慢风景 | 郭彭子 |
| 52 | 寂静爱 | 辜好洁 |
| 58 | 向晚里的男孩 | 洛水 |
| 59 | 女孩备忘录——女孩应该知道的N件事 | |
| 60 | 城边的守望者 | |
| 64 | 太阳，老人，少女 | 瓦西里·马克洛维奇·舒克申 |

总 监 制 李彤 总 策 划 谷雨
执 行 主 编 路加 编 者 于于 奕彤 白露



北海道， 夏花绚

春光，她焕然一新
青草燃烧的气息
歌声在荒野
美好肆意

一阵预谋已久的春风
青春腾空而起
一根记忆的丝线
追溯若即若离的童年

生死不弃的
永远都是
恰拥人怀的时光
恰拥人怀的时光



入秋微凉的八月，杨依依独自站在开始掉叶子的玉兰树下，清浅孤独的风从罅隙间穿行而过，空旷旷没有回音，眼泪突然就落下来。

1. 旧年月，潸然风景

2009年的夏，A城突发大水，洪水以吞没一切的姿态迅速蔓延，无数家园被毁。

杨依依木然站在已没过小腿的黄澄澄的水里，看妈妈急切慌乱地抢救财物，她的头发已经凌乱，有一缕从额前垂下来，沾在湿漉漉的

脸庞上，不知道是雨水还是汗水。

当她又一次拖着一只箱子摔倒在水里，杨依依才反应过来，跑上前去帮忙，却被她推开，催促她赶快离开，去安全的地方。

她不再说话，开始跟妈妈一起往外拿能拿得动的东西。雨水冰凉，淋得她通体湿透。

水越涨越高，两个人还在倔强地奔进奔出。最后的时刻，杨依依从卧房里抢救出一样东西。

一个还未打开包装的盒子，盒子里装了一

六月盛世，八月流火

◎ 野望





条据说十分漂亮的裙子。

大雨倾盆，杨依依双手抱着那只盒子，眼睛里有小小的光闪烁。

2. 倾泻流光，不曾走失

A城很小，从东至西行走不过三两小时，一条河从外围环绕绕流淌。姿态静好时，城是公主，它是王子。

杨依依每天趴在一张脏兮兮泛起油光的桌子上背政治：我们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仅有的一扇窗子往外看去，是雪白的十层楼高级公寓，旷辰和林紫住的地方。

她常常看着那里，看着看着就出了神，直到妈妈走过来递给她书包。

会在等公交的时候遇到旷辰和林紫，美好干净的少年，清俊的脸上永远是和煦的笑，一如冬日的暖阳。林紫站在他身边，明眸皓齿，优雅端庄，隔了老远就喊，依依，快点。

也许很多场景从一开始就是既定的，那个把世界诸多事物分成许许多多方式和框架再到每一个人身上的东西，叫做命运。

杨依依没有告诉旷辰，其实自己并不喜欢和他们并肩行走，林紫身上高级雪纺的品牌连衣裙会和自己过份肥大的短衫牛仔裤形成鲜明的对比，这话是同班的宁小池说的。

宁小池也是家境良好的男孩子，上学有一锃亮的轿车送，典型的阔少。上课听歌吃东西或者死猪一样趴在桌子上，下课满世界打闹，以捉弄人为乐。

那天，他突然蹭到杨依依桌子边，张着一口白牙笑得夸张，他说杨依依，你是十六班旷辰林紫他们家的小仆人吧？！

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杨依依，十五岁的杨依

依，有最清亮的眼，还不懂得什么叫隐忍和委曲求全。她定定地看着面前过分干净充满朝气的男生面孔，手里的钢笔毫不犹豫地就甩了出去。

一串蓝色的墨水紧贴男生雪白的衬衫形成一个一个小点，慢慢漾开，变大，像许许多多无法挽回的无奈与悲伤。

男生彻底被镇住了，张大嘴呆呆望着倔强的女孩，他的嘴角还有一个小蓝点的墨水，周围死寂一般无声，空气近乎停滞，所有人都不可思议地看向这边。

杨依依两眼死死盯着那个小点，心里的恐惧与不安一点一点堆积、放大，手心里湿淋淋全是汗水，像是有什么狠狠堵住胸口，生生伤了那里的柔软，艰涩无比。她腰背挺直，终究抑制不住两行热泪从清亮的眼里奔涌而下。

窗外，是明艳的几近透明的日光，铺天盖地的热度迁延，蝉鸣拉长一整个夏天的静谧。

3. 素年锦时，温暖未离散

最后一抹夕阳懒懒地从窗子进来，渲染出整个教室一片轻暖融和的光景，金黄浅黄。杨依依爬到桌子上将上面的窗户关好，跳下来的时候看见靠后门站着的男生，周身都笼罩在黄澄澄的光晕中，连带着的表情也变得温和。

她咬咬下唇，慢慢走过去跟男生说，对不起，把你的衣服给我吧，帮你洗干净。

没有回答，她愕然抬头，只看见他笑笑的脸，怎么给你，在这儿脱给你？男生蓦然靠近，一副嘻嘻哈哈欠揍的样子。

你……杨依依气得双颊通红，狠狠推开他，提了书包带子就走。不想书包里的水杯碰着桌角，发出巨大的“嘭”的一声，身后的男孩子更加无节制地大声笑，声音回荡在空落落



的教室，无比突兀。

她尴尬得无以复加，不再理他，一个人往外走。校门口，旷辰等在那里，远远看去，像一棵挺拔的白杨，看到她就笑了，把两只手做成喇叭放在嘴边喊，依依。

这两个字让她突然觉得温暖。

就像十二岁那年，她来到这里。是热气蒸腾的夏天傍晚，她穿一条脏兮兮的小格子短裙，默默跟在妈妈后面，手里抱着一只同样脏兮兮的布熊。廉价的塑胶凉鞋上有根带子断了，一下一下地绊住脚踝，发出啪嗒啪嗒的响声。

小区门口有一帮孩子在打闹，她垂着眼从他们身边走过去，突然有人说，这谁啊，哪来的小姑娘？说完就跟着旁边的人嘻嘻哈哈地笑，她也不敢看过去，匆匆跑走，迎面就撞在一只网球拍上，磕到头，疼得她眉头皱成一团，手里的布熊也掉在地上。

没事吧？球拍的主人有些慌乱。她睁开眼，只看见他清澈如水的眼睛，带了关怀的神色。她什么也不说，急急向前走，男生在后面问，你叫什么？稍微犹豫了下，她用仅能让自已听到的声音回答，杨依依。

依依？他还想说什么，女孩已经跑远了。

隔天下午，她一个人出去帮妈妈买东西，转过一个墙角就看见他，靠在那里叫她，杨依依。他的笑容温暖澄澈，让她不由自主就停下来，他说我叫旷辰，这个给你。

递过来的是一只洗干净带了淡淡的阳光清香的熊，她窘迫地接过来，诺诺地说谢谢。

那个时候的他，就是如此美好了。

4. 你那么好，我这么伤

夏天的时光绵延得长，七点的光景了，外

面还是明朗一片，喧嚣未落。

杨依依和往常一样绕过一栋一栋公寓，来到最角落的一排平房，走进家门的时候发现了异样。地板上是摔碎的瓷碗、玻璃杯子，早上吃剩的颜色不鲜艳的菜，油乎乎的，狼藉一片。

她飞快地丢下书包跑进卧室，妈妈背对着她坐在床上，垂着头发出压抑的哭泣，她站在门口，眼泪飞速而下。这个女人，柔弱善良，每每有无法解决的痛苦，只会一个人躲在一处流泪，多少回了呢？

地上有零落的纸屑，她蹲下来，冷冷地看了看那些字，然后走过去用双手环住妈妈的头，任由怀中的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声震碎掉原本就斑驳不堪的心。

最后一点光线从屋内隐去，杨依依用淡漠却无比坚定的声音跟怀中的女人说，我们不需要他了，即使只有一毛钱，也要好好生活下去，总有一天，我们会骄傲地光鲜艳丽地站在他面前，站在他所谓的幸福家庭面前。

苍白的电灯在冗长沉闷的晚上发出无力的光，一群小飞蛾在旁边绕来绕去，乐此不疲。杨依依拿把扫帚将地面一点一点地清理干净。有人在敲窗子，她抬头看过去，旷辰在外面，扬着手里的袋子冲她笑。

她擦擦脸走出去，男生把手里的袋子递给她，这是你们班宁小池刚刚送过来的，他眉头微皱，是什么啊？

杨依依一把抓过来，怨念百生，不用看也知道是什么。他还真小气，不就一件衣服嘛，还亲自跑来。盛夏的夜晚，热气一层一层地盘踞在上空，黏腻得让人无所适从。

她垂着眼，说没什么。然后她说，旷辰，杨子义彻底抛弃我了。



她从来都叫那个男人杨子义，子义子义，无情无义。

男生愣住了，静静地站在原地，眼前的女孩低着头，嘴巴紧闭，苍灰的夜色掩盖不住让人一眼便能洞悉的无助。

时间是三年前，她刚来这里没多久，他看到过那个男人，开着车气焰嚣张地闯进这里，再毫不犹豫地绝尘而去，他看到过女孩很多地蹲在地上，掩面哭泣。

过往是一格一格缓缓放过的电影胶片，将这微小的一隅渲染。阡陌人群中，她所有的卑微和伤痛，都被他无意间获悉。

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心里说要好好照顾这个女孩子，让她的生活可以如常人一般开心

无虑。

他轻轻把女孩拥进怀里，任凭她抓住自己碎碎地哭。他对她说，这个世界上确实有很多事情，即使再怎么拼尽性命也无济于事，既然如此，就应该毅然决然地忘记，努力珍惜已有的。

5. 时光荏苒，陌路无言

下了一场雨，路面湿漉漉的，落下的叶子一片一片紧贴在地下，失掉了鲜绿，被人踩得稀巴烂。

杨依依举着把淡紫色的伞急匆匆地从校门口跑进去，带起点点泥花在身边迸溅，紧赶慢赶，还是迟到了三分钟。



她从后门悄悄走进去，刚走到两排课桌的正中间，就听到后座女孩子一声惊呼，她吓了一跳，扭过头看，原来是拎着的雨伞抬得过高，有几滴水落到她书上。没等她反应过来，对方已经将书狠狠摔在桌子上，同时开始大声斥责。

她愣愣地站在狭窄的过道里，周围的目光齐刷刷地看过来，没有一个人说话。

有人递了纸巾给她，她抬头看了对方一眼才反应过来，赶紧接过来手忙脚乱地擦掉女生书上的水。

光线渐渐明晰，有极淡的浅黄色阳光照射出来，天气的变化让人始料未及。杨依依坐直身子，瞥到右前方的男生，耳朵上挂了耳机，低着头打手机游戏。

不小心听到后座女生低低的耳语，宁小池，真的很帅呢。

中午下课铃一响，所有人都奔向食堂。杨依依坐在座位上，慢慢收拾饭盒，等旷辰来叫。她收拾好饭盒并随手抽了本杂志看了一篇小说后，他还没有来，于是站起身自己去。

刚走到操场，就看见前面围了一大圈人，吵吵嚷嚷，她对这种聚众闹事全无好奇心，自顾自往前走。一个熟悉的影子在密密匝匝的人群中闪了一下，她脚步一滞，望过去，真是旷辰。

他正在和人争吵什么，突然抡起胳膊揍了对方一拳，吓了她一跳，她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他，满面怒容，与记忆里的温文尔雅大相径庭。

有什么东西从心里突然升腾起来，涌动翻覆，涩涩地难受。下一秒，她已经跑过去，两个大男生在操场中间大打出手，林紫站在旁边，泪眼盈盈，一边在叫，你们别打了。

随手扯了旁边一个同学问，据说是因为林紫，旁边同学神秘兮兮地跟她说，那个男生，追了林紫好久了。

她抬头看看中间无比激动的两个男生，张张口，什么也说不出来，悄悄从人群中退出来，手里握着饭盒，却再也没了去吃饭的打算。

6.如菊如你，光年不倒转

如何能遇上一个男孩子，然后为他倾其所有呢？就像我们在不知不觉的光年里，暗自地波涛汹涌。

杨依依默默地站在学校一长排的宣传栏前，大张白纸上男生的名字招摇地刺激着她的视觉，她突然伸出手把一整张都撕下来，然后拔腿狂奔。

是时光都潸然下去的很久很久以前，就喜欢他了呢。阳光从树叶间洒下来，他站在那里，白衣胜雪的王子模样，干净明朗了一整个夏天。

她一直跑到学校旁边的面馆，跟老板要了一碗牛肉面，坐下来，把桌子上的调味辣椒一股脑全倒进去。她把头埋进碗里开始大口吃面，店内只有一台破风扇在墙上不紧不慢地咯吱咯吱转，她的发丝被热气和汗水浸透，紧贴两边耳侧。又想起杨子义，眼泪就把吧嗒吧嗒地掉下来，混在碗里。

一直，就是一个人，我以为的美好，它在隔岸的转角，我看得见的地方，流逝了。

夏天快要落幕，班上组织去游园。在家乐福门口等车的时候，杨依依看到宁小池，骑着一辆亮闪闪的山地车，在众人羡慕的惊呼中招摇而过，走了十几米又转回来，笑嘻嘻地问，哪位美女让我载？



女生都推推搡搡，面带桃花，眉目含情却不得不假装矜持。

他单脚着地，撑住车溜了一圈，停在杨依依跟前，咧开嘴笑，小美女，上来吧。

听见周围一片唏嘘声，她狠狠瞪了男生一眼，站住不动。人群中突然冒出后座女生酸溜溜的声音，哟，装清高，还以为自己真的是美女。

哐当一声巨响，男生跳下来使劲拧住车头摔向水泥地板，吓得大家立即住声。她惊愕地看着本来笑意盈盈转眼间脸色却铁青得可怕的他。

约摸片刻，他扶起车子哈哈大笑，这什么破车，真不好使。

后来，杨依依还是坐上了他的后座，因为他在她耳边轻轻说，你那天撕了宣传纸，我看见了。

风从耳边呼啸而过，他载着她飞快地穿街走巷，身上穿着那件洒过蓝墨水的衬衫。杨依依双唇紧闭，心里突然清凉清凉，她看到他的右肩上，一个小点的墨水没洗干净，极淡极淡的蓝色，铺开在白色纤维上，像一朵小小的菊。

7. 用一个花开的季节温暖眼瞳

时间没有长度，倏然就过了。

2009年的春天，杨依依开始在放学后悄悄去离学校很远的面包店打工，站足四个小时，向客人介绍每种面包的口味和原料，老板一个月给一次钱。

学校已经流传开了旷辰和林紫的恋情，都是那么优秀的人，没有谁会觉得不合适。

面包店的生意一直很好，每天有不同年龄性格的人来买，许是受着面包香甜松软影

响，他们的脸上总是带着笑。

就比如有个小男孩，几乎每天都来，进门就喊，姐姐我要什么什么，清脆稚嫩的童声让她的心无比宁静。

杨依依走进小区大门的时候，已是灰蒙蒙看不清十几米开外物体轮廓的天色了，加上她有轻微的近视，所以并未看到等在那里的男生。

待走近被他叫住，才茫然转过去说，啊？

这段时间放学后你去哪儿了？旷辰问她，听不出话里的语气。

留在教室做作业了，她不去看他，扔下一句就想擦身过去。

我去过你们教室了，你不在。她的脚步一滞，紧接着听见他说，林紫告诉我你在和校外的混混交往，是这样吗？

她知道他在说什么，大概三四天前的样子，她回得晚了，被两个不良少年尾随，好不容易才摆脱掉，却刚好被出门买东西的林紫和她妈妈撞见。

为什么要这样呢？他忽然加重语气，做这种事，还撒谎，依依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已经极度疲累困倦的她，瞬间觉得胸闷气短，什么地方被一下又一下狠狠敲打地钝痛，呼吸都生疼生疼。她一句话也不说，径直从他前面走过去。

总有一些东西是会变的，当它变化的时候，你看不到，也无论如何阻止不住。

再去小店的路上，竟然看到那个小男孩了，穿浅蓝格子小衬衫，蹦蹦跳跳绕过街角，她加快脚步追过去想叫住他，却看到他直接向一处角落跑去，角落里等着的男孩子，是宁小池。

她站在一棵樟树后面，突然有些明朗了，



难怪每天上课时，总有淡淡的香甜面包味。她当时还以为是自己在店里待久了，鼻子里也残留了味道。

春光明媚的下午，她终于站在宁小池面前，说谢谢。

男生正戴着耳机躺在草地上，感觉到异样，摘下一边大声问，什么？

她就笑笑说，可以给我听一下吗？

CD里放了一首很好听的英文歌，女声清朗柔美，他告诉她，这首歌的名字叫，《用一个花开的季节温暖眼瞳》。

用一个花开的季节温暖眼瞳，如此盛大的美好，足以让人沉沦。

摘下耳机还给他的时候，他忽然说了一句话，让她的脸迅速红成一片。他说，杨依依，其实你笑起来很好看呢。

之后就熟络了起来，经常非要跟去面包店帮她，走在浓密的树荫下大声讲笑话，或者突然从矮墙后面蹦出来吓她一跳，他一直都是那么的张扬和吵闹。

他说，杨依依，夏天要来了，你穿裙子吧，你喜欢什么样的裙子啊，长的还是短的，棉质的还是丝质的，还是……

我不穿。她皱皱眉，毫不犹豫地打断他的喋喋不休。

又有些热了，夏天真的要来了呢。

8. 盛世年华，演不出你我的美好

杨依依收到那条裙子的时候，明显惊愕了。紧接着电话就打过来，宁小池得意的笑声无比清晰地穿透话筒，他说我跑了好多地方才找到，你丝毫不用质疑我的眼光。

眼光落在包装精致的盒子上，她其实是知道这条裙子的，知名设计者最新的主题，碎

菊，清丽淡雅的心意，勇敢决绝的爱，上了很多杂志的封面。

就像你不知道未来是什么，很多时候的变化始料未及。气温在几天之内骤降，带来一大片地区气势汹汹的强降水，百年不遇的洪灾就这么发生。

大水过后，杨依依找不到宁小池了，仿佛他是一颗细沙，在水中销声匿迹。

那段时间，她变成了没有方向的孤鸟，到处打听，终于在筋疲力尽之后得知他的消息。

发大水的时候，宁小池已经病了三天，高烧不退，一个人躺在医院里输液。电视里铺天盖地的洪水蔓延，很快涨到杨依依住的那片区域。

告诉她的人说，他正在看电视，突然就拔掉针头，不顾一切跑出去，暴雨中很难打到车，下游低地已经被淹，根本过不去，他就一直跑，突然倒在街上。

那么大的雨，让他迅速并发了肺部、呼吸道和其他一些感染，身体状况急剧下降，他父母快速把他转出院，送往国外。

眼泪轰然倒塌，心里巨大的绞痛让她再也站不住，世界整整一片黑暗。

那个春光明媚的下午，她戴着耳机，他的话漏进中间音乐暂停的空隙里，他说，那天我看见你一个人坐在面馆里哭，心痛如刺。

2009年，A城共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百年不遇的洪水，另一件是新的城市规划启动，大半陋房拆迁，杨依依跟着妈妈开始新的流落。

每天每天都在想他张扬明朗的笑容，流火的八月，对每一颗星星许愿，请你一定，一定回来吧，即使用尽全力。

（摘自《可爱女生》2010年第8期，稀释深蓝图）



一梦三四年

◎ 郭敬明

我叫顾小北，我的朋友们叫我FOX。

我的学校周围只有从北门出去的一条路值得逛，所以，每天晚上这里挤满了从学校晃出来的情侣。

那些男生总是在风大的晚上找机会脱下衣服去裹身边刚弄到手的女朋友，一边裹一边目露凶光别有用意地说，小心凉，别冻着。说完白痴样嘿嘿地笑，傻得让我看了胃痉挛。

我特别不屑，可是我的死党阿K特别感动，她总是一脸陶醉地说，你看看人家男生多体贴，再看看你，你就知道为什么你找不到女朋友了。

我总是一脸不屑地往前走，手插在裤袋里头也不回地说，现在的女生就是没大脑，被人家卖了还数钱加运货。

我和阿K的认识如同所有劣质蹩脚的肥皂剧。

那是在大一的时候，在我特别痛恨的星期一的早上，我遇见如同鬼魅的她。那天我在半昏迷状态中摸到J楼报告厅，找到前三排最边上的一个位置坐下来，我看见桌子上有张卫生纸就拿来擦桌子了。后来阿K就跑过来对我说这个位子是她占好的，证据就是那张卫生纸，她早上放在那里表示有人了。

在我生日的时候阿K送了我一副手套，我的生日是六月六日，艳阳高照，我拿着手套不知道往什么地方放。我说你倒真会送，一个最有实用价值的东西被你送得丧失了所有价值。阿K说，这个手套本来我是去年要送给你的，可是你相信吗？我竟然打了一年才打好，我拆了打打了拆，我不累，我同寝室的人看着都累得趴在床上狂叫受不了。打起来特别复杂，要不你试试？



我说算了算了，谁有那个闲工夫。我指指我的自行车后座说，上来我带你去兜风当做谢谢你。

阿K过生日的时候我送她一根手链，阿K也很给我面子，每天都戴在手上。

每当学校放长假而我们又不回家的时候，我和阿K就喜欢拿出本中国地图穷翻，然后天南地北地指出我们要去哪哪哪，反正说说又不花时间不花力气不花钱。而假期真正来临的时候又是从早到晚昏睡以虚度时光。我摆出长辈的样子说女孩子怎么可以这样懒惰。她说没什么没什么，反正快不是女孩子快是女人了，你看看上海，到处都是睡眼朦胧穿着睡衣满街跑的女人，我只是提前上岗而已。

就在我头发疯长的那段时间，我们寝室里的一个头发卷得可以当律师的家伙疯狂玩失恋，一个星期失恋三次让我极度不齿他的爱情观，他的名字叫VAN。

那段时间我写得最多的就是我的新小说和帮VAN写的情书，写到后来弄得我错觉自己是个个圣。

有一天VAN照例拉我去看一个他刚瞄上准备行动的女生，我慢悠悠地晃在他的屁股后面。当走到学校那条林荫道上的时候，VAN停下来冲我嘿嘿地笑，指着前面一个女生对我说就是她。当我看清后，我站在当场傻愣了一分钟，然后灵魂出窍一样对他说，没问题。

那个女生是阿K。

三天之后VAN要请我吃饭，他说他追到那个女孩子了。当时我手中的杯子突然掉了下去，整杯水漫在地板上特别难看。VAN说你不用这么惊诧。我于是点点头，然后想了想，对VAN说，你请我吃火锅。

吃火锅的那天阿K迟到了，我对着她像以前一样恶狠狠地说，女孩子就是麻烦。而VAN在旁边很包容很温柔地说没关系。我这才突然意识到阿K已经是VAN的女朋友了，于是我很尴尬。那天晚上，我喝了很多酒，我突然很想告诉阿K那封情书是我写的，可是那样我觉得很恶心。我张了张口，说出来的却是，你看这天气还是这么热，冬天不会来了吧？！

(摘自《一梦三四年》，春风文艺出版社)

绝恋

◎紫蝶

我在这小巷徘徊，徘徊。
青褐色的石板，
看不到尽头，
连着这片灰沉沉的天空，
无止境地蔓延。
我以虔诚的姿态跪倒在地，
冰凉的指尖，
抚过你留下的脚印，
如血的红唇，

亲吻石板上篆刻着的——
你的影子。
那是你无情转身后，
留下的唯一温度，
却在这场秋雨中，
夹杂着你的味道，
无情消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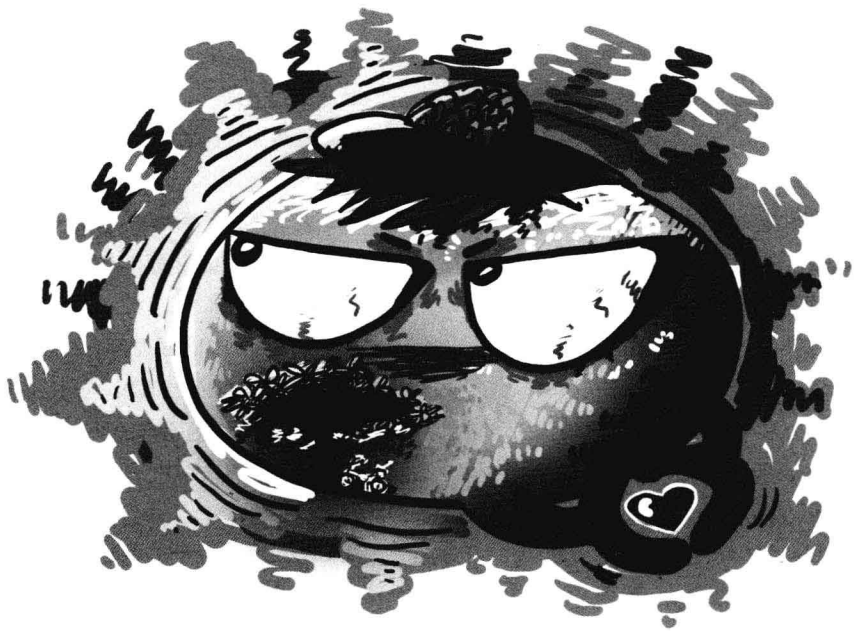
(摘自《课堂内外·第7感》

2011年第2期)



谁攻下了你心里的城

◎ 佚名



壹

我高中时最迷恋的那款游戏叫《传奇》，用老黑的话来说，那时我们做的梦，除了春梦就是组队打Boss。

在许多人眼里，我们是一群鼠目寸光的孩子，躲在教室角落，每天过着黑白颠倒的生活，挥霍着自己白花花的青春，浑浑噩噩。我与老黑他们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我会用笔记录下我的生活。

那段日子，我的日记本上记下的是千篇一律的《传奇》玩后感。我渴望自己成为传奇，我在文字里吼得歇斯底里：我不是鼠目寸光，我也有自己的梦想。

那是秋天里一个明晃晃的上午，我把自己

埋在书堆里做着白日梦，现实却硬生生地把我从梦里拉扯出来。我发现我的课桌旁多了一个女孩，不，是个小太妹。她正嬉皮笑脸地对着我笑，准确地说，是对着我流在书本上的口水在笑。她说她叫什么什么，我们以后就是同桌了，请多多关照。

对于我们这样一群蜗居在教室角落里的男生来说，迎来一位美女就好比少林寺迎来一群尼姑一样耸人听闻。我们班是这所重点中学的重点理科班，小太妹是一个插班体育生，很疯也很能侃，很显然，她不是一个淑女，常常会操起拳头来揍我们。我们这群鼠目寸光的男生，倒是在这个小太妹面前表现得很君子，被她打死也不还手。



课外活动到来的时候，小太妹就会飞快地跑到体育场去参加训练，我们一伙也会趁着这难得的40分钟去度过足球瘾。每当小太妹跑步经过我们周围的时候，球就会飞起直扑她而去，运气好的时候会狠狠地砸在她身上，接着就会听见一个女生夸张地尖叫和咒骂。虽然更多的时候，足球是飞过了围墙或者被扣留，我们身上也总是会留下小太妹暴虐的痕迹，但是我们从未放弃过，觉得生活里照进了阳光。

我们成天围绕着小太妹侃大山，陪着她一起疯疯癫癫，常常会忘了游戏里的挖矿、PK、打怪，《传奇》沦为了我们生活中的配角。



我还是一直坚持写作，写自己的生活和梦想，这让小太妹对我产生了好奇。老黑对小太妹吹嘘我是一个鼎鼎大名的非主流少年作家，粉丝遍布全国的大街小巷。

小太妹终于没能经受住诱惑，开始无耻地向我索要各种好处，比如，作为同桌的好处。我妥协了，扔给她一本厚厚的日记，我说作为我同桌的唯一好处就是可以被授权偷看我的日记。

高二那个春天，就是那个少男怀春、少女多情的季节，我在书本里发现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只有六个字：“周韶峰，我爱你！”我环顾了一下四周，没有人注意我，我嘿嘿地笑了，然后大声地对着那群终日一起厮混的鼠辈吼起来：“哪个崽儿写的啊？峰哥是这么好捉弄的吗？”他们就围拢过来，经过一番研究，一致认为小太妹写的。

等小太妹训练完回来，教室里沸腾了。我扬着手中的字条，笑嘻嘻地质问她是不是恶搞峰哥了，老黑之流在一旁起哄要小太妹直接对

我表白。她的脸只红了一下，很快就恢复了常态，扬起头，同样笑嘻嘻地承认是她恶搞的，说是早就看不惯我的那股拽劲了。

“再要这样，我就接受了！”我敲了敲她的头，警告她不许再有下次。我看见她脸上的笑，就像训练时跑偏了道一般不靠谱。

转眼就到了高三，我们换了教学楼，小太妹有幸被提拔到前排就坐，离开了我们鼠目寸光的范围。

对于我们来说，距离一点也产生不了美。我告诉大家我要发奋图强了，老黑他们就笑，说我要发“粪”图强了。

我正儿八经地加入了早操行列，站在队伍的尾巴上，规规矩矩地做着第八套广播体操。我问老黑他们还记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句话不，他们点头，然后我就嘿嘿地笑，笑得他们莫名其妙。

他们不知道，每天做早操的时候，都有一个花枝招展的姑娘会从我身旁路过。那是怎样的一个姑娘啊：扎着高高的马尾，一身白衣，在晨光里有种说不出的朦胧之美。她总是孤零零地一个人来出操，也是待在队伍尾巴上，这让我觉得她跟我一样有思想，感到很亲切。

暑假补课的那一个多月里，我坚持每天出操的壮举，被老黑他们惊叹为奇迹。

我们新搬进的高三教学楼，建筑结构很怪异，常常会给人一种错综复杂的假象。我认为在这里玩巷战会很过瘾，对情侣来说更是天堂。江湖一直传言，有一猛男和一猛女，时不时趁午休时间，偷偷到楼顶玩“接头游戏”。这样的传言对我诱惑深重，很想一睹为快。

然而，当传说在某个中午真真实实出现在眼前时，我的心猛烈地跳着，生疼。那其中的一个背影是多么熟悉啊：高高的马尾，一袭白